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3)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於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的文字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所三月十日

加勒比海岛谋杀案

杨月荪

译

加勒比海岛谋杀案

一、白尔格瑞夫少校讲故事

“就拿肯亚来说吧，”白尔格瑞夫少校说：“好多家伙讲个没完，却一个都没去过！我可在那度过了十四年的。也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老玛波小姐点了点头。

这是她的一种礼貌性的和霭态度。白尔格瑞夫在一旁追问他一生中并不怎么动人的往事时，玛波小姐静静地寻找她自己的思路。这种司空见惯之事她早已熟悉了。顶多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同而已。在过去，几乎是清一色印度的事情。少校、上校、中將之类的人士，加上一大堆相关而熟悉的字眼：避暑胜地席姆拉、轿夫、老虎、中饭、凯德马嘉斯城等等。白尔格瑞夫少校的词汇在性质上虽说大同小异 狩猎、肯亚的基库约部落、大象、斯华希里……但形式上是绝对一致的。一个老人，需要有人听他倾诉，使他能在回忆里重温昔日欢乐的旧梦。在那段梦般的日子，他的腰板仍是直的，视觉敏锐，听觉也是正确的。这些喜欢讲古的人，有些曾是英姿焕发的沙场壮士，有些则是可叹的丑陋：紫红的脸孔，嵌了一只玻璃眼珠，看起来像支青蛙标本的白尔格瑞夫少校，该是属于后一类的。

玛波小姐对所有这些人施以同等的温柔体恤。她聚精会神地坐着，不时殷勤地点头表示同意，心头却萦绕着自己的思绪，享受眼前加勒比海深蓝的美景。

亲爱的雷蒙真是太好了，她满怀感激地想着，他真是个好心的好孩子……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为老姨妈如此费心。许是良心发现，亲情使然？也说不定他是真心喜欢她的。……

她认为，大家说来，他真是喜欢她的，一直很喜欢她，甚至可说到了令人承受不起、有嫌冒犯的地步了！老怕她赶不上时代。寄书给她看。现代小说真难消受——讲的总是令人厌烦的人做些千奇百怪、连自己都不见得欢喜的事情。“性”这个字眼，在玛波小姐年轻的年代，不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但这事她们绝不缺乏，只是不常讲而已；谈到享受其中的乐趣，至少她自己觉得，要比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令常被指为罪恶，她也深信要比今天被当作一种义务要强得多了。

她的视线一时移到了膝上翻开的书本上，第二十三页，她的胃口也只能看到这一页了。

“你是说你连一点性经验都没有吗？”那青年难以置信地质问说：“都十九岁了？怎么可能。这很重要的哩。”女郎沮丧地垂下头来，一头油腻的清汤挂面盖了满脸都是。

“我知道，”她喃喃地说：“我知道。”

他看了她一眼，脏兮兮的紧身旧长裤，光着脚板，趾甲里尽是黑泥，一身酸腐肥油的味……他真不懂自己怎么会这么喜欢这个女孩子。

玛波小姐也不懂！荒唐！把性经验当作补药似地，硬让人灌下去！现在的青年人真可怜……

“亲爱的珍姨妈，你干嘛老像个欢欣无比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呢？寸步不离你这悠闲的田园生活。真正的人生才是真重要的呵。”

雷蒙常这么说，他的珍姨妈就会面带愧色地说：“是的”，她也觉得自己是有些太老派了。

其实，乡间生活一点也不悠闲。像雷蒙这样的人也太孤陋寡闻了。在乡间田野上一大堆的事务中，珍·玛波学得了乡村生活所需的广泛知识。她无意多谈，更无心撰写，但是她的确了解。性的事情不胜枚举，不论是自然或反自然的。强暴、乱伦、变态应有尽有（说实话，有些就连这位牛津大学毕业以写作为生的精明青年也没听过）。

玛波小姐将思潮收回到加勒比海上，重新接起白格瑞夫少校的话题……

“真是不同凡响的经历，”她奉承着说：“有趣极了。”

“我还多的是呢。当然，有些是不适宜女士们听的。”

经验老道的玛波小姐，一副受宠若惊的神色低下了眼睑，白尔格瑞夫少校继续数落他删减过的一些部落民族的习俗，玛波小姐又想起了她那可亲的外甥。

雷蒙·魏斯特是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收入相当可观。他诚挚、殷勤地尽力使他的老姨妈晚年过得欢愉些，去年冬天她得了一场肺炎，医生劝她多晒点太阳。雷蒙命令式地建议她去西印度群岛玩一趟。玛波小姐婉拒了——旅费、路程、旅行的困扰，再说，她也放不下圣玛丽·米德的家园。然而，雷蒙却一切都替他安排好了。他有一个同行朋友想在乡间找个安静的住处。“他会好好照顾你的房子的。他很讲究住家。他是个兔子。我是说——”

他停了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亲爱的珍姨妈会不知道“兔子”是什么样的人嘛。

下一步是旅行的问题。在如今这个年头，旅行早已不算什么了。他可以坐飞机去。另外一个朋友戴安娜·郝洛克斯要去千里，可以一路上陪伴珍姨妈，到了圣安诺瑞岛，她可以住在金棕榈大饭店，那是山德森夫妇经营的。天下最好不过的一对夫妇了。他们一定会好好照应她的。他要立刻写信给他们。

结果山德森夫妇却返回英国了。好在接替他们的肯道夫妇也非常殷切和善，他们告诉雷蒙不必挂心他的姨妈。岛上有位很好的医生，有什么病痛他会照顾的，他们夫妇自己也会随时招呼老人家的。

这对夫妇是言而有信。莫莉·肯道是个廿多岁、很能干的金发女郎，成天是一脸的喜气。她热诚接待，使她感到宾至如归。她丈夫提姆·肯道，卅多岁，修长的身材，深色的皮肤，对她也是客气极了。

就这样，玛波小姐默默地想道，她远离了英国严寒的气候，在这岛上住进了自己的小木屋，有一脸笑容的西印度岛的土著女侍伺奉，提姆·肯道在饭厅招待她，向她推荐每日菜单时总不忘说两句笑话给她听。小木屋前还有一条小径通往海滩，她可以找张帆布椅坐下来看游客们戏水、作日光浴。此外，她也有几位上了年纪的游伴，像赖菲尔老先生、葛兰姆医生、甘农·浦利斯考特与他的妹妹，还有就是现在身旁这位老人绅士白尔格瑞夫少校。

对一个老妇人说来，她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求呢？

的确万分遗憾，而且玛波小姐自己也感到非常过意不去，但是她内心却并不如期望中那么顺心如意。

不错，是十分的温暖可人，对她的风湿更是效力无穷，风景怡人，却也稍嫌有些单调吧！到处都是棕榈树。一景一物每天都是同一个样子——从来也没有任何新鲜事情发生过。全不似圣米德的乡间，那里，每天多少会出些

新奇的事。她的外甥有一次会把圣米德的生活比作池塘上飘浮的糟粕，她气愤地驳斥他说，拿来抹在镜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他可以发现许多的人生的。不错，在圣米德的确常有事情发生。一樁又一樁的事件在玛波小姐的脑海里浮了起来：林纳德老太太咳嗽药水中出的差错——年轻人波利盖特非常怪罪的行径——那次乔治·伍德的母亲前来看他（真是他母亲吗——？）乔·亚登与他妻子争吵的揣测中无穷的乐趣。要是这里也发生点事件——呃——能让她猛啃一口，该有多好！

冷不防。她发觉白尔格瑞夫少校已放弃了肯亚，将话题转向西北战线去了。他正在谈他身当少尉时的经验。真糟糕。他竟一本正经地问起她来了：“你看是不是？”

长年的锻炼，玛波小姐应付这样的问题已是绰绰有余了。

“我经历不够，这种事情我想我是无能判断的。我的生活实在是相当孤陋寡闻的。”

“说的也是，亲爱的夫人，很有道理。”白尔格瑞夫少校一付英雄气概地放声说道。

“你的生活是那么多彩多姿，”玛波小姐应声说着，决计改变她适才颇感享受的心不在焉的态度。

“还算不错，”白尔格瑞夫少校踌躇满志地说：“的确是不赖的了。”他四下了望，赞美着说：“这地方挺不错的。”

“说的也是，”玛波小姐应道，却无法克制地又说：“可就是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出些热闹的事？”

“喔，当然了，耸人视听的事多得很呢，要问我吗？我倒可以告诉你不少的。”玛波小姐想要知道的倒并非什么轰动一时的丑闻。如今的丑闻毫无劲道可言。只不过是男女互换配偶引人侧目，却不晓得好好掩饰或至少顾些羞耻。

“一、两年这里还出过谋杀案，是个叫哈瑞·魏斯登的男人。报纸上登了好大的新闻。我敢说你一定还记得”。

玛波小姐兴味索然地点了点头。那根本算不上她所谓的谋杀案。在报上所以那么轰动，主要是因为卷入这个案子里的人都很富有。事情好像是哈瑞·魏斯登枪杀了他妻子的情人佛拉烈伯爵，他处心安排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似乎也是花钱贿赂来的。在现场的人听说都喝醉了，还有些吸毒的人在内。虽然都很讲究气派、花枝招展的，但是玛波小姐心里晓得准不是什么耐人寻味的人。至少不对她自己的胃口。

“告诉你吧，那阵子发生的谋杀案还不只这一樁呢。”他点着头又挤了挤眼睛。“我在怀疑——呃——！”

玛波小姐膝上的毛线球滚落在地上，少校弯身替她拾了起来。

“谈起谋杀案，”他继续说：“我有一次碰到一个非常奇特的案子，当然与我本人无关。”

玛波小姐微笑着怂恿他说下去。

“一天，大伙儿在俱乐部聊天，一个家伙摆起龙门阵来了。他是个医生。说的是他救人的事。有个年轻人，一天半夜跑来把他吵醒，说他太太上吊了。他们家没电话，所以他把绳子割断把她放好之后，就开车来找大夫了。她差一点没断气，好在后来苏醒过来了。那年轻人好像对她很疼爱，哭得像个娃娃。他说他注意到她情态有些怪异，有好一阵子心情低落沮丧。总之，事情

过去了，一切无恙。但后来，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太太又服过量安眠药，一睡不起了。真凄凉。”

白尔格瑞夫少校停了下来，一连点了好几个头。显然，这故事还没结尾，玛波小姐只好等着。

“你可能会说，就这么回事吗？这算得了什么。神经兮兮的女人，有何大惊小怪的。可是一年之后，这位医生跟一个同行闲聊，对方告诉他，有个女人要跳水自杀，丈夫把她拉了起来，送到医生那儿去，救过来了。可是过了没几个礼拜，她又吸煤气自杀死了。”

“怎么样，有点巧合吧——呃？同一类的故事嘛。我认识的那位医生就说：‘我也碰上过这种事情。好像是姓琼斯的（管他是什么名字了）——你那个家伙姓什么？’‘记不清了。我想是罗宾逊吧。反正不是琼斯。’”

“两人互视了一眼，都说事体实在蹊跷。后来我那个医生掏出一张小照片，拿给另外那个医生看。‘就是这家伙，’他说：‘第二天我去检查病人，看见他们家门前有一株美丽极了的芙蓉花，是我在国内外没见过的品种。我车里有照相机，就取来照了张相。我正在按快门时，那丈夫走了出来，结果把他也照进去了。我想他并未发觉。我问他那种芙蓉花的名字，他也说不上来。’另外那个医生看了那张照片说：‘有点不大对光，但是我敢打赌——绝对是同一个人。’”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探究。其实就是有，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想必那琼斯或是罗宾逊先生一定会掩饰得很好的。不管怎样，这故事的确是很奇特吧？决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会的，我就想得到，”玛波小姐沉着地说：“每天都會发生的。”

“呵呀，好了，好了，你这么说也未免太玄了。”

“有人只要巧计得逞，就勒不住马。他会一犯再犯的。”

“就像浴池中淹死的新娘——呃？”

“是的，就是那种事。”

“为了好奇，我把医生那张照片要了过来。”

白尔格瑞夫少校掏出塞得满满的皮夹子，在里头猛翻，嘴中还叨念着：“皮夹子里的东西太多了——不知我干嘛老留着这些劳什子……”

玛波小姐心里可晓得他什么。那都是少校的道具，用来表演他说的那些掌故的。她怀疑他刚讲的那个故事，原本并不是那样，经他一再重复，加油添醋之后才有今天这个结局。

少校一面乱翻，口中仍在唠叨：“我竟把那件事全给忘了。她长得挺不错，可是你决想不到她——呵。怎么找不到呢——这让我想起来了——你看这对象牙。你一定要看——”

他停了下来，找出一张小照片，低头细看着。

“想看看一个凶手的照片吗？”他正要把照片送给她，突然他的举止僵住了，全然一副青蛙标本的神情。白尔格瑞夫少校似乎眼盯住了她的右肩膀后方——一阵脚步与话语声就自那个方向逼近过来。

“唉呀，真他妈——对不起——我是说——”他慌忙将东西塞进皮夹子，又放回到口袋中了。

他的面容涨得更形发紫了。他提高喉咙装腔作势地说：“我是说呀——我真想拿那对象牙给你看——是我猎过的最大的一只象——嗨，各位好！”他打招呼的语调也显得过份殷勤。

“你看，谁来了！最伟大的四人行——弗萝拉与法娜。今天运气如何——呃？”

随着脚步声，出现了四位玛波小姐已经看见过的饭店客人。她虽不知这两对夫妇的姓氏，却晓得那个一头冲天灰发的高大男人叫“葛瑞格”，他太太，那个金发女人，大家都称她为幸运；另外一对，男的黑黑瘦瘦的，女的满脸风霜却也挺顺眼的是艾德华与艾芙琳。

据她了解，他们都是喜爱植物的，对鸟类也很有兴趣。

“运气真差，”葛瑞格说：“反正没找到我们要找的。”“各位可认识玛波小姐？这是希林登上校夫妇、葛瑞格与幸运·戴森夫妇。”

四人很客气地与她打了招呼，幸运还大声嚷着，她要不立刻喝一杯酒，就要渴死了。

葛瑞格召唤提姆·肯道，他正坐在近旁与太太结帐。

“嗨，提姆，给我们弄几杯酒来。”他又问众人：“农夫果汁酒？”

大家均表同意。

“你也来一杯吗，玛波小姐？”

玛波小姐婉谢了，她说她还是喝鲜柠檬汁。

“好的，鲜柠檬汁，”提姆·肯道说：“五杯农夫果汁酒。”

“你也跟我们喝一杯吧，提姆？”“倒是挺想的，可是我得把这些帐目结清。不能一切都留给莫莉做。喔，对了，今晚有油桶敲打乐队伴奏。”

“好极了，”幸运叫了起来。“该死！”她缩着头说：“我满身都是刺。唉唷！艾德华故意把我推进一丛荆棘里去的！”

“好美的粉红花丛呵。”希林登说。

“好可爱的长刺。你这个狠心的蛮牛，不是吗？艾德华？”

“可不能像我，”葛瑞格咧着嘴笑道：“我体内装满了人类慈悲的乳液。”

艾芙琳·希林登在玛波小姐旁坐下，愉快地与她娓娓攀谈起来。

玛波小姐将手中编织的毛线放在膝上。由于头部的风湿毛病，她略显困难地缓缓转过头去，往右肩后面看去。不远的所在，有一间很大的木屋，富有的赖菲尔先生就住在里头。但里面却似乎空无一人。

她适意地接应着艾芙琳的谈话（真的，大家对她确实是太好了！），但眼睛却深深地打量着这两个男士的脸孔。

艾德华·希林登看起来该是个好人。沉静却很可亲。葛瑞格嘛——高大、喧嚣、一脸的喜气。她想他与幸运该是加拿大或美国人吧。

她看了白尔格瑞夫少校一眼，他仍在刻意地装出一副敦厚的笑脸。

真有意思……

二、玛波小姐逐一比较

那天晚上，金棕榈大饭店是一片欢愉的气氛。

玛波小姐端坐在角落上自己的一张小桌上，兴致勃勃地环视四下的客人。这间餐厅很大，三面开窗，透着西印度洋吹来的温馨晚风。桌上摆着各式柔光的小桌灯。多半的女客身穿晚礼服，薄质的印花布，露出古铜色的肩膀与手臂。玛波小姐外甥的太太巧安万般体贴地劝她收下一张“小支票”。

“因为，珍阿姨，那边会相当热的，我知道你没什么薄衣服的。”

珍·玛波感谢地收下了那张支票。在她的年龄，老一辈资助小一辈的，中年人照顾老年人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是，无论如何，她仍无法勉强自己去买些很薄的东西。她这种年岁，即令在最热的天气里，她也顶多感到有些暖和，而圣安诺瑞的气温也并不如所说的“热带性的炎热”。今晚她依循一般英国良家妇女的传统，穿了一袭灰色镶花边的衣裙。

她倒也不是在场的唯一老年人。厅内各种年龄都有。有老年大亨带着年轻的三或四任夫人。有从英国北部来的中年夫妇，还有拖家带少的一大家子卡拉卡斯人。自南美洲各国来的也不少，西班牙与葡萄牙语的大声交谈四处可闻。两名根深蒂固的英国派牧师、一位医师、一位退休的法官，竟然还有一家中国人。餐厅里的服务生都是女性，雄纠纠的高大黑女人，人人一身洁白的制服；不过领班是个经验老道的意大利人，另有一名专门管酒的法国人，此外，提姆·肯道殷勤的眼睛自然也放不过任何事情，他四下走动，不时在客人的桌边停下，寒暄问好。他的太太也随时帮他照应。她长得十分漂亮。一头天然的金发，一张善笑的阔嘴。从没见过莫莉·肯道发过火。她的手下都能热忱地为她工作，她自己也晓得如何接待不同的客人。对年老的男客，她会带笑地撒撒娇，对年轻的女客，她会称羡不完她们的衣着。

“呵呀，戴森夫人，你今晚穿的这身衣裳真是太漂亮了。我恨不得从背后把它撕下来。”其实，玛波小姐觉得她本人穿得也挺不错：一件白色晚礼服，肩上搭着一条浅绿绣花的披肩。幸运用手指摸着丝巾说：“颜色真好看，我也想有这么一条。”“你可以在我们饭店的铺子里买到的。”她说走了过去。她没在玛波小姐的桌边停下。她经常把老太太交给她的先生去照应。她常说：“老太太们比较喜欢男人伺候。”

提姆·肯道走过来向玛波小姐弯身一鞠躬。

“您不要点什么特别的吗？”他问道：“只要您吩咐，我一定叫厨房特别做给您吃的。旅馆的饮食，又是亚热带的口味，我怕会不太合您家乡的风味吧？”

玛波小姐笑咪咪地回答说，这正是到国外旅行的一大乐趣。

“那就好了，不过，您要是需要什么——”

“比方说呢？”

“呃——”提姆·肯道脸色稍呈疑难，绞了脑汁才说：“牛油面包布丁？”

玛波小姐笑着说她此刻倒不一定少不了牛油面包布丁。

她拿起小茶匙开始细细品味面前的百香果圣代。

油桶敲打乐队开始演奏了。这种多半用汽油桶制成的乐器演奏，是这些岛上最吸引观光客的好玩意儿。说真的，玛波小姐的确有些难以消受。她觉得声音实在不必这么大，这么吵。不过大家好像都享受却又是无需争议的事实，玛波小姐以年轻人的心情设身处地想一想，觉得：既然大家都喜欢，她

何妨不学着去适应呢。她总不能要求提姆·肯道到什么地方去给她请人来演奏“蓝色多瑙河”吧（跳起华尔兹来，多优美呀！）。如今人们跳的舞也太怪状了，甩啊扭的，整个人都像卷起来似的。唉，年轻人嘛，总该找乐子的——然而，她的思潮又触了礁。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这些人里头没几个是年轻人呀。跳舞、灯光、乐队演奏（即全是油桶敲打演奏）不都是属于年轻人的乐趣吗？可是青年人又在哪儿呢？大概是在大学里念书或一年到头除了两周的假期之外，就在成天上班工作吧。她想，到这种所在来旅游，对他们来说，嫌太远也太贵了。这种欢欣且无忧无虑的生活是卅岁与四十岁人的专利罗。还有，就是那些老掉牙的人想要赶上（或是赶死！）他们年轻的太太了，说来，也的确可惜！

玛波小姐很为年轻人委屈。就拿肯道太太来说，她大概顶多廿二、三岁吧。她虽然看起来欢天喜地，但那终究是为了工作。

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坐着甘农·浦利斯考特与他的妹妹。他们招手请玛波小姐与他们同饮咖啡，她就过去。浦利斯考特小姐是个干瘦、一脸冷峻的女人。甘农则圆圆胖胖、面色透红、一脸温顺。

咖啡来了，大家把椅子往后移了移。浦利斯考特小姐自缝纫袋中取出了她正在编织的，的确难看死了的桌垫。她边织边把一天的大事都说给玛波小姐听。他们早上去参观了一所女子学校。午睡之后，散步经过一片甘蔗田之后，又到附近一所公寓里去跟朋友饮茶。

浦利斯考特兄妹在金棕榈大饭店住得比玛波小姐久，他们也就告诉了她许多有关其他旅客的事。

那位很老很老的赖菲尔先生，他每年都来度假。有钱得不得了。在英国北部拥有一大堆连锁超级市场。陪他的那个年轻女人是他的秘书伊淑·华德丝——是个寡妇。（这当然没什么。没什么不妥。何况，他都快八十岁了！）

玛波小姐表示她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没什么不妥，甘农又说：“这年轻女人挺不错的；据我所知，她母亲也守寡了，住在旗契斯特。”

“赖菲尔先生随身还带着一名男仆，其实该说是照顾他的护士，也是个合格的按摩师。好像是姓贾克森。可怜的赖菲尔先生，人几乎完全瘫痪了。真可悲，有那么多钱。”

“有求必应的慈善家。”甘农·浦利斯考特颇表敬意地说。

餐厅里的人群，一撮撮地来回穿梭着。有的人离乐队愈来愈远，有的却愈挤愈近，白尔格瑞夫少校跟希林登、戴森这两对夫妇坐在一起。

“那群人——”浦利斯考特小姐说着突然毫无必要地压低了嗓子，其实乐队吵得早已听不清谈话了。

“对了，我正要跟你打听他们。”

“他们去年也来了。每年在西印度洋玩三个月，一岛一岛地旅游。那位高瘦的先生是希林登上校，那深色皮肤的女人是他太太，他们两人都是植物学家。另外两位，葛瑞格·戴森夫妇，是美国人。好像先生专门撰写蝴蝶方面的书籍。他们四个人都对鸟类很感兴趣。”

“有野外嗜好的人真有福气。”甘农·浦利斯考特温和地说。

“你说那是嗜好，他们一定不爱听，杰拉美。”他妹妹说：“他们在国家地理杂志与皇家园艺杂志上都发表过专文。他们对自己的兴趣是很严肃的。”

一阵喧嚣的哄笑自他们正在谈论的那一桌爆了起来。笑声之大，连乐队

都被压了下去。葛瑞格·戴森仰身靠在椅背上，用手敲着桌子，他太太一旁大发娇嗔。白尔格瑞夫少校将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之后，大拍其掌。

在这一刻，这群人再怎么也说不上是严肃的了。

“白尔格瑞夫少校真不该喝那么多酒，”浦利斯考特小姐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他有高血压的毛病。”

一瓶农夫果汁酒又送到那一桌上去了。

“把大家认清楚了，心里真感到舒坦，”玛波小姐说：“今天下午认识他们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底谁跟谁是夫妇呢。”

顿时一阵沉寂。浦利斯考特小姐轻轻干咳了一声说：“嗯，这个嘛——”

“娇安，”甘农用告诫的语气说：“最好是不要多说了。”

“你真是，杰拉美，我也没说什么呀。只是在去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我们还以为戴森太太是希林登太太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才知道她不是。”

“人的印象真是很怪的，不是吗？”玛波小姐漫不经心地说。她与浦利斯考特小姐交换了一瞬眼神。刹那间一股女性天生的会意在她们之间沟通了。

如果甘农·浦利斯考特能敏感一点，他该知道他被瞒了过去。

两个妇人又交换了一个眼色，很清楚地她们彼此心中在说：“改天吧……”

“戴森先生管他太太叫‘幸运’，这是她的真名，还是小名呢？”玛波小姐问。

“我看总不至于是她的真名吧。”

“我曾问过他，”甘农说：“他说因为她是他的幸运之神。如果失去了她，他说他就不会走运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甘农不甚了解地瞄了他妹妹一眼。

“他很喜欢开玩笑，”浦利斯考特小姐说。

敲打乐队突然狠命地奏起一阵噪音，一大群客人赶紧奔入了舞池。

玛波小姐与同桌的人都移了移椅子细心观赏。玛波小姐比较喜欢看他们跳舞；她很欣赏这种舞步与舞者身体摇摆的韵律。她觉得看起来自然、真实，也有一股保守的力量。

今晚，是她在这个新环境里首次感到自在。在此之前，她始终抓不住自己一向最容易发现的东西，她初识的与自己早先认识的各色人等之间的相似之处。尽管人们穿着的五颜六色的服饰一时令她眼花撩乱，她知道很快她就能作出一些有趣的比较的。

拿莫莉·肯道作个比方吧，她就像那个挺好的女孩子，名字虽记不得了，却知道她是在市场区的公车上担任车掌小姐的。搀你上车，在看着你坐好之前，决不会摁车铃的。提姆·肯道正好有些像密德彻斯特镇上那家皇家乔治餐厅里的领班。自信中带着些挂虑（她还记得那领班得过胃溃疡）。至于白尔格瑞夫少校嘛，他与李洛埃将军、傅兰明上尉、魏克劳司令或李查逊指挥官等人根本很难分辨。她想找一个更有意思的人物。葛瑞格怎么样？他很难不容易比较，美国人嘛。也许有点像乔治·卓洛甫爵士，在民防会议上老是不完的笑话——可又与开肉店的那个墨道克先生有些相似。墨道克先生的名声不太好，可也有人说那都是有人在搬弄是非，然而墨道克先生本人却有意鼓励人们散布那种谣言！“幸运”又如何呢？这很容易——三冕酒店里的那

个玛琳·艾芙琳·希林登？她想不出她像谁。从长相来看，她像的人很多，高、瘦、满脸风霜的英国女人太多了。譬如彼得·吴尔夫爵士的第一任夫人自杀死了的夏洛琳？还有李丝丽·詹姆斯，那个从来不露声色的女人，悄悄卖了房子就走了，连到哪儿去都不告诉人一声。希林登上校嘛？一时还找不出线索。她得先多认识他一下。该属于那种彬彬有礼而沉默寡言的人。从来猜不透他心里头在想些什么。有时却会有惊人之笔。她还记得，一天哈勃少校就曾不声不响地割断自己的喉咙，也没人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玛波小姐觉得自己知道，却又说不上来……

她的眼睛瞟到了赖菲尔先生的桌上，对于赖菲尔先生，大家所知的主要是富有的不得了，他每年都到西印度群岛来，他已经半身瘫痪，像只浑身打了褶子的老凶鸟。一身衣裳松松地挂在萎缩的躯体上。他至少有七、八十岁，说不定有九十岁了。一对眼睛倒仍是挺敏锐，经常暴躁无礼，但人们从不怪他，一来因为他有钱，一来也是由于他有一股慑人的气概，令人迷迷糊糊地认为好像只要他喜欢，他有权利对你不客气。

他的秘书华德丝太太与他坐在一起。她一头玉米色的头色，面容可亲。赖菲尔先生无时不对她声东喝西，但她却似乎从没感觉。与其说她卑恭，不如说是淡忘。她的举止一如训练有素的医院护士。玛波小姐心想她很可能以前当过护士。

一名高大、漂亮、穿一件白西装上衣的青年，走了过去站在赖菲尔先生的椅子旁边。老头子抬头望了他一眼，点了下头，又示意他坐下。年轻人遵命坐了下来。“我看，一定是贾克森先生了，”玛波小姐心头想着：“他的随身男仆。”

她相当留意地揣摩了贾克森一番。

在吧台那边，莫莉·肯道伸了伸懒腰，将高跟鞋脱了下来。提姆自阳台进入，到她身边。这时，吧台只有他们夫妇俩。

“累了吗，亲爱的？”

“还好。我今晚像是罩得住得多了。”

“对你来说，没什么意思，是吧？这里的一切？当然，我知道工作是很苦。”他渴望地看着她说。

她笑了。“唉呀，提姆，别瞎扯了，我好喜欢这儿。棒极了。我一生的梦想都实现了。”

“不错，该算挺不错的，如果在这里当客人的话。可是什么事都得照应，这可是苦差事了。”

“可是总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呀，对不？”莫莉·肯道很理智地说。

提姆·肯道皱起了眉头。

“你认为一切都上轨道了吗？成功了？我们要发迹了？”

“那当然。”

“你想客人不会说‘比山德森他们经营的时候差远了’？”

“当然会有人这么说，这是难免的！但也只限于那些老顽固们。我敢说我们比他们要做得好多了。我们俩比他们迷人得多。你差不多把那些老梆子们都要迷死了，而那些四、五十岁的又巴得你想跟她们作爱；我呢，跟那些老家伙们眉目传情，整得他们个个像只老色狗似的。碰上那些忧郁伤感的，我就装作乖女儿的模样。呵，我觉得我们是百无一失了。”

提姆展开了眉头。

“只要你这么想就好了。我有些怕。我们拚了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买卖。我把我的工作也扔下了。”

“你那么作是对的，”莫莉赶紧说：“那简直是自毁人格。”

他笑了起来，并在她的鼻尖上吻了一下。

“我告诉你我们是百无一失的，”她又说了一次：“你干什么老担心呢？”

“我想是天生的吧。我老禁不住会想——要是出个什么差错。”

“哪种事——？”

“呃，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人会淹死。”

“不会的。这边的海边是最安全的了。再说，我们请的那名瑞典大汉时时刻刻都看紧他们的。”

“我真傻。”提姆·肯道说。他迟疑了半晌，之后又说：“你没有再作那些恶梦了吧，有吗？”

“唉呀，那种鸡毛蒜皮的事。”莫莉说着放声笑了起来。

三、饭店中发生人员死亡

如往常一样，玛波小姐命人把早餐送到床上来。一枚煮蛋和一片叫“爪爪”的土产水果。

玛波小姐觉得这岛上的水果真是乏味。好像只有“爪爪”，要是能吃一个苹果该多好，可是在这里似乎没听说过苹果。

她到这里已经一个礼拜了，她那种想问天气如何的冲动也克制住了。天气总是同样——晴天。没有任何令人感觉一新的变化。

“英国壮丽气候的一天，”她口中轻轻吐了一句，也不知是有人说过，还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当然，她不是不知道这岛上也有飓风。但是在玛波小姐的字眼里，飓风并不是天气。那该是上帝的宏音。这里也下雨，哗啦哗啦短短地下上五分钟，突然又没了。一草一木，人也一样都是浑身湿淋淋的。可是过不了五分钟又都干了。

那西印度群岛黑人女子将餐盘放在玛波小姐膝头上的时候，一脸笑容道了早安。那么漂亮的一口白牙，说不出的快乐喜悦。这儿的女孩子本性都这么善良，可惜却如此反对结婚。甘农·浦利斯考特就很担忧，他说许多人来找他作洗礼，却没有人来找他主持婚礼。

玛波小姐一边吃早餐一边决定今天该怎么打发。其实也没什么好决定的。反正她爱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来，天气热，动作得慢一点，好在手指倒不像以往那么麻木了。然后，休息十分钟，再拿起编织的毛线，往旅店正厅那边走去，找个好所在坐下来。在阳台上俯赏海景？或者走到海边去看大人做日光浴、小孩子嬉耍呢？通常她是宁可看孩子们玩儿的。下午睡过午觉之后，坐车出去兜风。反正也就是这些消遣。

她跟自己说，今天跟往常不会两样的。

不过，的确是不一样。

玛波小姐把这天的作息安排妥当之后，慢慢沿着小径往旅店走去的途中却碰见了莫莉·肯道。这位一向满面春风的少妇今天居然不带一丝笑容。她那少见的愁容令玛波小姐禁不住立刻问道：“亲爱的，出了什么事吗？”

莫莉点了下头。迟疑半晌才说：“这，反正你也得知道——每位客人早晚要知道。是白尔格瑞夫少校。他死了。”

“死了？”

“是的。昨天夜里死的。”

“啊，老天，真糟糕。”

“是呵，死在这里实在令人心烦。每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当然了，他年岁也够高的了。”

“他昨天看着还蛮好也挺高兴的嘛，”玛波小姐说，心头对这种人一上了年纪就随时可以死的想当然假设，有些不以为然。

“他身体好像挺不错的。”她又加了一句。

“他血压高。”莫莉说。

“可是这年头总有药品可服用的呀——药丸之类的。科学的成就惊人得很呢。”

“是的，不错，可是也许他忘了服药了，或是服过了量。你知道，就像胰岛素那类的药。”

玛波小姐认为糖尿病与高血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事。她问：“医生是怎么说的？”

“喔，葛兰姆医生住在我们饭店里，他该算已经退休了，他验看了一下。当然地方上的负责人也来开了死亡证明书，一切公事公办没什么差错。有高血压毛病的人是很容易出这种事的，特别是饮酒过量，而白尔格瑞夫少校在这方面又是不大节制的。比方说，昨天晚上。”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玛波小姐说。

“他大概是忘了服药了。这老头子也是命不好，可是人总不会长命百岁，是不？可是，这对我和提姆来说，实在很烦心。有人或许还以为我们这儿饮食有什么不对呢？”

“可是食物中毒与高血压的症状总该不同的吧？”

“不错。可是人的嘴是很容易传话的。要是客人觉得饮食不好，离开了饭店，又去跟朋友们说。”

“你不要这么担心，”玛波小姐安慰着说：“正如你说的，白尔格瑞夫少校这把年纪了——他少说也该过了七十岁了吧——随时都会过世的。大家多半会认为是很平常的事的。很难过，但也不会看得太严重的。”

“只是，”莫莉很气恼地说：“发生得这么突然。”

的确，是相当突然的，玛波慢慢走着，心里也这么捉摸。昨天晚上，他还兴高采烈与希林登及戴森夫妇又说又笑的呢。

希林登与戴森这两对夫妇……玛波小姐走得更慢了。后来索性停下脚来，干脆不去海滩，就在阳台上一个阴凉的角落坐下身来。她拿出毛线，织针有如在追赶她的思绪愈碰愈快。她心中无法释然，很不对劲。发生的时机未免太巧了。

她脑中在追想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

白尔格瑞夫少校和他所说的故事……

一切都很寻常，实在不必留心去听。也许，她稍为多加注意，反倒好了。

肯亚——他谈起了肯亚，后来又谈印度——西北战线的事——后来——不知怎地，他们又扯起谋杀的事了。但即令那一刻，她也不曾真心在听……

在这里出过一樁很轰动的案子，报纸上登了很久。

之后——就在他弯身替她捡毛线球的时候——他又开始谈到一张照片的事。一张谋杀者的照片——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玛波小姐把眼睛闭上，要好好地想想他到底是怎么说的那个故事。

那个故事可真够乱的——有人在他的俱乐部告诉他的——或是在别人的俱乐部讲的——是一位医生说的——又是另一位医生告诉这位医生的——其中一位医生照了一张有人从前门走出来的照片——那个人就是一个杀了人的人。

对了，就是这样——过节的详情现在都回到她脑海里来了。

他要拿那张照片给她看。他取出皮夹子来，在里头翻找——嘴里仍不停地说着。

说着说着，他抬头往上看——看的不是她——是她身后的人——应该是她右肩后面的人。他忽然不说话了，脸变得紫红紫红的。他有些手颤地慌忙把东西又都塞回到皮夹子里，又很不自然地扯起象牙来了！

不一会儿，希林登与戴森夫妇四个就出现在他们身边

那时她才将头扭到右后方去看……却什么人也没看到。左方，不远靠饭

店那头，有提姆·肯道与他太太站在那儿，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家子委内瑞拉人。可是白尔格瑞夫少校看的却又不是那个方向……

玛波小姐这么冥想一直到午饭时分。

午饭之后，她也没有坐车出去兜风。

她请人带话说她身体有些不适，问可否偏劳葛兰姆医生过来给她看看。

四、玛波小姐向医师追询

葛兰姆医生是个大约六十五岁的和霭老先生。他在西印度群岛行医多年，如今已进入半退休状态，将多半业务交给他的当地土生的伙伴去料理了。他很客气地问候玛波小姐身体有什么不适。所幸，在玛波小姐这份年纪，只要病人稍作夸张，总有些小毛病可以与医师讨论的。玛波小姐一时不知该提“她的肩膀”还是“她的膝盖”，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利用她的膝盖了。玛波小姐心里有数：她的膝盖一直是很健朗的。

葛兰姆医生既是这般客气、体贴，也就不便明言人到她这年龄，这种毛病总是难免的。他就为她开了一点医生们常拿来作药引子却挺有用的小药丸。他从经验中了解到：初到圣安诺瑞来的老年人多少感到些孤寂，就决定多留片刻跟她话家常。

“真是个好人的，”玛波小姐说：“得这样跟他扯谎真有点惭愧。可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嘛。”

在玛波小姐自小所受的教养中，她对真实是多着一份尊重的，而且她也是的确是个本性很真诚的人。但是碰上某些场合，如果她认为是她份内应该作的，那么说起谎来可逼真得惊人。

她清了清喉咙，腼腆地轻咳一声之后，用老太太发颤的声调说：“葛兰姆医生，我有一点事想要请教你。我本来不想提的——可又不晓得该怎么办——当然了，实在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可是你知道，对我却是很要紧的。我希望你不会觉得我问得很烦人，或是很不可理喻的事。”

听了这样的开场白，葛兰姆医生回答道：“你心里有些烦恼，是吧？请让我替你分忧。”

“是跟白尔格瑞夫少校有些关连的。他的去世真令人难过。我今天早上听说的时候真吓了一大跳。”

“的确，”葛兰姆医生说：“我也感到很突然。他昨天看着精神还挺好的。”他心意虽很体恤，语气却很平常。显然，白尔格瑞夫少校的死，在他看来是没什么好奇怪的。玛波小姐开始怀疑她这到底是不是在无中生有了。她这好疑心的习惯是否已经根深蒂固了呢？或许她连自己的判断都不能相信了。其实也算不上判断，只是多疑而已。反正，自己已经陷了进来！只有硬着头皮充下去了。

“昨天下午我们一块儿坐着聊天，”她说：“他跟我讲了很多新奇有趣的事。世界各地的事都有。”

“可不是吗？”葛兰姆医生说，白尔格瑞夫少校的掌故，他早就听烦了。

“后来他谈起他的家人、童年，我也告诉了他一些我外甥跟外甥女的事，他好像听得很投机的。我拿出一个外甥的照片给他看。真是个好孩子——当然现在也是大人了，但是你了解，在我心中永远是个孩子的。”

“这是自然了，”葛兰姆医生说，心里在想：这位老太太不知还要等多久才能说到正题呀。

“我递给他，他正在看，忽然，那些人——那几位很可亲的人——搜集野花蝴蝶的人，好像是希林登上校夫妇吧——”

“喔，是吗？那该是希林登与戴森两对夫妇了。”

“对的，正是他们。他们突然有说有笑地过来了。他们坐了下来，叫了酒，大家就聊起来了。大家谈得很高兴。可是，也许是无心的，白尔格瑞夫

少校一定把我那张照片装进他的皮夹子，又放回裤袋里去了。我当时也没注意，可是记得后来我跟自己讲：‘我可千万别忘了跟少校要回我丹齐尔那张照片啊。’昨天晚上乐队演奏的时候，我还想着呢，可是我那时候也不便打扰他，因为他们玩得兴致正浓，我就想：‘我会记得明天早上跟他要的。’可是今天早上——”玛波小姐停下来喘了一口气。

“是的，是的，”葛兰姆医生说：“我了解。你是要——当然，你是要把照片取回来，是吧？”

玛波小姐热切地点了点头。

“是的。你看，只有那么一张，又没有底片。那张照片要是丢了，我真舍不得，因为可怜的丹齐尔五、六年前过世了，他又是我最疼爱的外甥。我想念他的时候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可看。不知道——我希望——真不好意思这么麻烦你——你是否可能帮我找回来。你晓得，我真不知道该向谁打听。我也不知道他遗下的东西都是由谁来照管的。好困难啊。他们会觉得我太罗唆。你知道，他们是不会了解的。没有人会了解这张照片对我有多大的意义的。”

“当然，当然，”葛兰姆医生说：“我很了解，你心里的感受是很自然的事。正好，我过一会就要跟此地的主管单位碰头——明天下葬——，有一位官员要来检验他的证件与遗物，然后通知他的家属。你告诉我一下那张照片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是在一幢房子前头，”玛波小姐说：“有个人——我指的是丹齐尔——正从前门走出来。这是我另外一个嗜好花卉的外甥的——我想他正在拍一丛芙蓉花，或是类似的美丽花朵——像前菜、百合之类的。丹齐尔那时刻正从前门走出来。照得并不怎么好——有点模糊——可是我很喜欢，也就常带在身边。”

“好的，”葛兰姆医生说：“你描述得相当清楚了。我想不会有问题的，玛波小姐，我们一定把你的照片找回来的。”

他自椅子上站起身来。玛波仰着笑脸望着他。

“你真好心，葛兰姆医生，真太谢谢你了。这种事情你了解的，是不是？”

“我当然了解，我当然了解，”葛兰姆医生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你放心好了。每天轻轻运动一下膝头，可是不要过度，我会再送药片给你的。每天服用三次。”